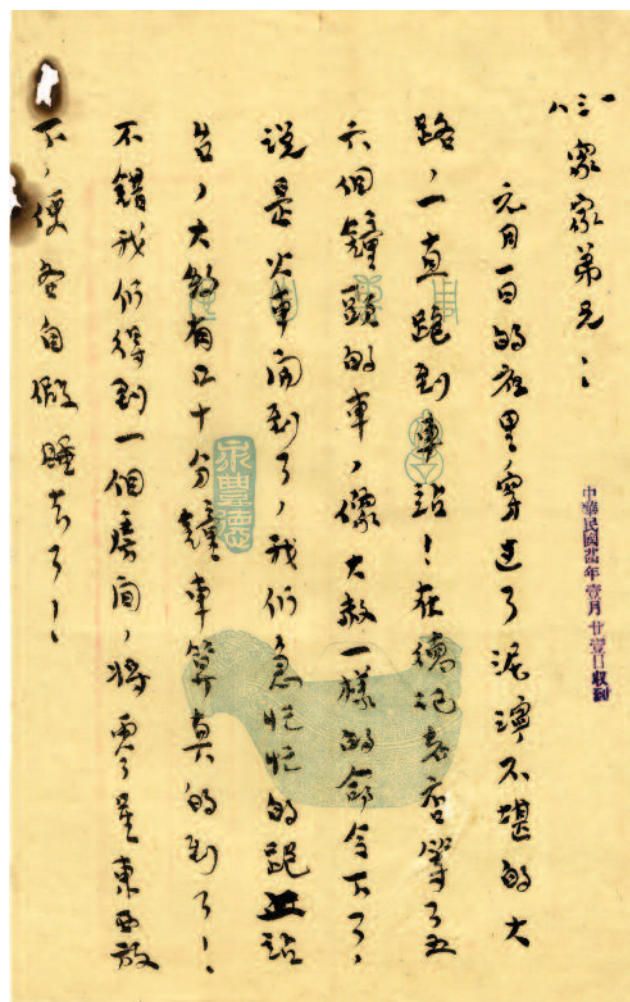


再見考古弟兄——

由《史語所檔案》「考」字檔說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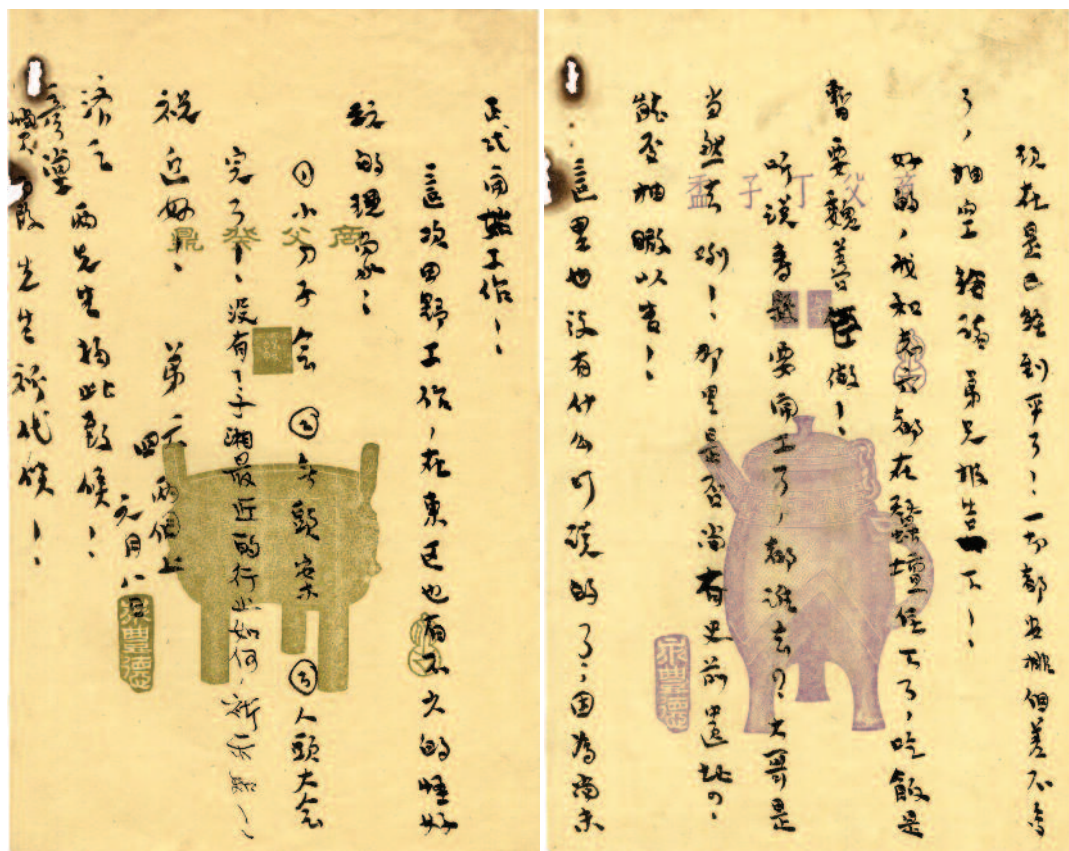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.1：一九三五年元月八日，「六四兩個」致「一三八衆家弟兄」函，
見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5-60（傅斯年圖書館藏）

廖淑媚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24 期 2013.6

這是出現在《史語所檔案》「考」字檔中的一封信，依其內容看來是與考古工作有關，那麼它存在於一批與史語所考古組工作相關的檔案系列中，自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，但不尋常的是收信人署「一三八眾家弟兄」，而發信人是「六四兩個」，這「一三八」與「六四」到底是何人？又有何意涵？由何而來？莫非是私人之間的暗號？抑或者在當時有其他存在的特別緣由？不由得讓人在心裡產生一連串疑問。為解開這一個謎題，首先就必須從這封信產生的歷史背景說起。（圖一）



圖一.2：〈「六四兩個」致「一三八眾家弟兄」函〉，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5-60

一、由來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以下簡稱史語所），自一九二八年起至一九三七年在河南安陽殷墟（殷商之故都）進行一系列有計劃的科學發掘，調查所獲出土古物至為豐富，使得上古信史瑰寶得以重現人間，也震撼了國際。當時參與這項盛舉的成員，除了李濟（1896-1979）、董作賓（1895-1963）、梁思永（1904-1954）等領導人

外，還有一批先後加入發掘團隊的田野工作人員，而後這些年紀約二十來歲的青年們，彼此間便漸漸地建立起一種特殊的私人關係。至於這種關係如何開始，據當事人之一的石璋如（1902-2004）先生回憶一九三三年的工作情形（第八次殷墟發掘）：

李景聃先生由於比較年長，就成為老大哥，我們自行排行：阿胖老大，我排老二，李光宇排老三，劉燿排老四，平常彼此就在田野裡頭 No.1，No.2，No.3，No.4 的喊……。①

此外，由同年十一月在河南濬縣的尹煥章（1909-1969）給在安陽的李光宇（1905-1991）信中，稱呼李光宇為「三哥」並署「No.5 哥上」，②可知排行第五的是尹煥章。

次年三月開始了第九次殷墟發掘，工作人員除李景聃（1900-1946）、石璋如、劉燿（1906-1983）、尹煥章四位「考古弟兄」外，又新增了一位「老六」祁延需（1910-1939）。五月十四日在安陽的祁延需寫給在上海的李光宇及潘懋（1907-1969）信中提到：

大哥二哥，四哥，五哥都見到了！我呢，被排為「老六」，已毫無問題，至於「老七」大約留給子湘了！③

不過，在同年十月舉行的第十次殷墟發掘，新加入的工作人員並不是子湘（王湘，1912-?），而是胡厚宣（1911-1995），因此胡氏排行「老七」。王湘則是在一九三五年的第十一次殷墟發掘時，接胡厚宣之後，排行為「老八」。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日劉燿及石璋如給李景聃的信後，有胡厚宣附筆：

一個還沒有見過面的七弟，在這裏附筆向大兄請安！④

一九三五年九月第十二次殷墟發掘，新增了高去尋（1910-1991）及潘懋兩位成員。在一九三六年高去尋致「啓生三哥」函末，請其代為致候「四哥、六哥、七哥、

*《史語所檔案》全宗：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民國十七年（1928）創所以來之檔案文書，包含人事、採購、公務信件、工作計畫、工作報告、會議記錄等。包括（一）大陸時期檔案：1. 民國十七至二十六年間編為「元」字檔系列；2. 民國二十七至三十七年編為「昆」、「雜」、「李」、「京」字檔系列。「昆」字檔系列為昆明時期文件，「李」字檔系列為四川南溪縣李莊時期文件，「京」字系列則為復員後在南京時期文件，「雜」字檔系列主要為歷年工作報告、會議記錄等雜件。（二）遷臺後檔案：分為「台」、「北」、「楊」、「港」、「立」字檔系列，包含了楊梅、南港時期檔案。（三）考古組移存檔案：編為「考」字檔系列。大部份為民國二十至三十年間資料，包含與考古業務相關之公務往來函件、私人信函及各類記錄等。

① 石璋如口述，陳存恭、陳仲玉、任育德訪問，任育德紀錄，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），頁 71。

②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3-24，〈尹煥章函李光宇〉（1933.11）。

③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78，〈祁延需函李光宇、潘懋〉（1934.5.14）。

④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5-38，〈劉燿、石璋如函李景聃〉（1934.10.30）。

八哥」；^⑤及李光宇致潘愨函末，亦有「大、二、五、八、九諸兄同此致候」，^⑥間接說明了高「老九」及潘「老十」的排行。

所以，由上推論考古「十弟兄」是在殷墟第八次至第十二次發掘期間形成的，一開始是以長幼為序組成了老大至老五，其後則以加入發掘團時間先後為排行，續增老六至老十。而本文引言提到的「六四兩個」致「一三八眾家弟兄」一封信，便是老六郝延霈、老四劉燿致老大李景聃、老三李光宇及老八王湘之函。

二、人物介紹

表一：考古十弟兄簡歷

排行	姓名	生卒年	籍貫	字號	簡歷 (以在史語所之經歷及著作為主)	參加殷墟發掘之次第 (自第8次起計)
老大	李景聃	1900-1946	安徽舒城	純一	192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，1933-1940年任史語所助理員，1941-1942年任助理研究員。撰有〈壽縣楚墓調查報告〉等。	第8、9、12、13次
老二	石璋如	1902-2004	河南偃師		1931年與劉燿以河南大學學生身份參加史語所殷墟發掘，1932-1933年任史語所研究生，後應聘為助理員、副研究員、研究員，最後獲終身聘用。撰有《小屯 第一本 遺址的發現與發掘：乙編 建築遺存》等。	第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次
老三	李光宇	1905-1991	湖北鍾祥	啓生	湖濱大學肄業，1930-1932年任史語所書記，1933-1940年任練習助理員、助理員，1941年起任管理員。	第8、11、12次
老四	劉燿	1906-1983	河南滑縣	照林	後改名尹達，1931年與石璋如同往參加殷墟發掘的實習工作，1932-1933年任史語所研究生，1934-1936年任助理員。撰有〈河南濬縣大賚店史前遺址〉等。	第8、9、10、11、12次
老五	尹煥章	1909-1969	河南南陽	子文	河南大學肄業，1929-1937年任史語所書記。	第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次

^⑤《史語所檔案》考4-8-37，〈高去尋函李光宇〉（1936.3.21）。

^⑥《史語所檔案》考4-8-93，〈李光宇函潘愨〉（1936.6.27）。

老六	祁延霈	1910-1939	山東益都	沛蒼	畢業於清華大學，1933-1937 年任史語所助理員。撰有〈山東益都蘇埠屯出土銅器調查記〉等。	第 9、10、11、12、13 次
老七	胡厚宣	1911-1995	河北望都		原名胡福林，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，1934-1940 年任史語所助理員。撰有〈卜辭同文例〉等。	第 10、11 次
老八	王湘	1912-?	河南南陽	子湘	1930-1932 年任史語所書記，1933-1937 年任練習助理員、助理員。撰有〈安徽壽縣史前遺址調查報告〉。	第 11、13、14、15 次
老九	高去尋	1910-1991	河北安新	曉梅	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，1935 年任史語所研究生，1936 年任練習助理員，1937-1991 年任助理員、助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研究員。並於 1978 年 8 月至 1981 年 7 月間任史語所所長。將梁思永有關侯家莊發掘未完稿輯補成系列專書。並撰有〈評漢以前的古鏡之研究並論淮式之時代問題〉等。	第 12、13、14、15 次
老十	潘懋	1907-1969	浙江紹興	實君	1924 年畢業於京兆第二中學校，1930-1938 年任史語所書記，1939-1964 年任事務員、技術員、技士、技正。撰有〈山東滕縣下黃溝村宋代墓葬調查記〉。	第 12、13、15 次

三、考古風雲

由各項文件顯示出考古弟兄的存在及其關係的建立過程，然而若想進一步探討其濃厚友誼發展的原因，大概可從當時的工作環境得到合理的解釋。

(一) 盜掘蜂起

安陽殷墟地區的土劣奸商，因私下販售有利可圖，而相互勾結，導致私掘、盜掘情形層出不窮。雖然史語所曾商請當地政府機關嚴格禁止，但是成效不彰，加上地方不靖，盜匪亦甚猖獗。因此，工作人員除了進行發掘工作外，並得隨時防範盜掘的發生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（第十次殷墟發掘），發生嚴重的盜掘事件即「一一一五事件」。為此史語所致函河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，說明事件之經過並請緝拿主犯：

報告云有七、八、十人在本所侯家莊工作地東約數十步李春林菜地內焚火盜掘，因在工作地附近，當即派工作人員祁延霈、劉燿、石璋如隨帶保安隊六名前往視查，果見有盜眾數十名正在盜掘，因盜犯眾多，又在深夜，恐出意外，遂鳴警槍進行捕拿，除盜眾聞風脫逃外，當場捉獲嫌疑犯七名……今早查得菜地附近共有盜坑三十五處，該菜地距工作地近在咫尺，盜犯等竟敢如此猖狂，目無法紀，若不加嚴懲辦，則本所發掘工作將無法繼續……。⑦

及至第十四次發掘時，盜風依舊難以消弭，在史語所擬致河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函中，詳細說明了偵查盜案的情況：

經于當夜七時半派石璋如、高去尋、王湘等協同駐團士兵七名前往視察，通知侯家莊駐軍知照，于九時到達該地，時月明如晝，果見盜坑數處，均未平復，本團人等當伏于柏樹林內，以觀動靜，少頃〔頃〕即見盜掘者陸續前來，經駐軍前後抓獲五批……。⑧

由此可見盜掘之風行及難以防範，而考古弟兄們仍不斷地與盜犯對抗。不僅須親自帶隊追查，再加上盜案時常發生在深夜，更需躲藏於隱密處等待盜犯現身，對發掘工作者而言更增添一份艱辛。

（二）工作地之意外

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，時值第十次殷墟發掘，在石璋如先生負責發掘的坑中，因盜坑密布，以致探坑的坑壁倒塌，壓斃工人二名，重傷一名，石璋如幸未受傷。石先生回憶該事件云：

孰料坑洞突然塌陷，正在記錄的我也陷下去，被泥土埋住腿，其他坑的工人趕緊前來將我搶救上來。……有兩個工人陷在坑裡……迨天黑我們挖開塌坑之時，兩人均已經回天乏術。⑨

事後史語所並致函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：

本所殷墟發掘團于十月十二日下午在侯家庄北地發掘，因土塌壓埋工人二名……均已命殞……請貴署查明備案。⑩

由此可見發掘工作之高危險性。

⑦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8-7，〈史語所函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〉（1934.11.16）。

⑧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8-58，〈殷墟發掘團函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〉（1936.12.29），此檔號包含定稿及二份底稿（一份不全），本文係引用定稿內容。

⑨石璋如口述，陳存恭等訪問，任育德紀錄，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，頁 88。

⑩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8-5，〈史語所函河南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〉（1934.10.13）。

(三) 工作之樂

一九三六年六月安陽天氣突然熱了起來，第十三次殷墟發掘原本預計六月十三日結束，然而六月十二日下午在王湘先生所在的坑中，YH127 甲骨窖穴突然出現，在潘愨寫給董作賓、李濟及梁思永三位先生的信中，他寫道：

新獲龜甲之完整，誠自有甲骨文發現以來未嘗有也！……同人日夜工作，石李王高四君已兩夜未睡，夜即坐守坑傍，毫無倦殆，精神上至為興奮，生雖未能參加工作，然亦過度狂喜，竟亦兩夜未眠矣。（圖二）^⑪

在這封信裡充分描寫出，當時發掘人員對於意外的工作收穫，所受到的精神鼓舞，因而表現了難掩的興奮及喜悅之情。而從以上這些信件除了可看到當時工作環境之惡劣，及為應付環境所產生的堅毅精神，更不難看出在共同經歷的酸甜苦辣中，造就了十弟兄動人的情誼。



圖二：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，潘愨致董作賓、李濟、梁思永函，見《史語所檔案》考4-8-92（傳圖館藏）

^⑪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4-8-92，〈潘愨函董作賓、李濟、梁思永〉（1936.6.15）。此函所指「石李王高四君」應即是石璋如、李景聃、王湘、高去尋等四人。

四、十弟兄情誼

在第八次至第十五次殷墟發掘期間，十弟兄之間因有人被調回所中工作，在工作地與上海史語所兩地的弟兄們，每每藉由書信互通消息，除了嚴肅的工作報告之外，總是附帶幾筆關心問候之語。以下就由幾封書信來看其私人之情誼。

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八次殷墟發掘已結束，第九次發掘尚未開始，留守工作地的老四劉燿寫給在所的老三李光宇信中，談到自己的病情，並藉以抒發自己苦悶的心情：

所托諸事我兄關心如此，銘感之餘，無任愧慚！……日內諸症並作，精神憔悴……苦悶萬端，常此以往，或將不久於人世矣！奈何，奈何！？¹²

三月十九日，第九次殷墟發掘已經開始，時李景聃與石璋如在小屯，而劉燿與尹燦章在後岡，在所內的李光宇給工作地的老大李景聃信裡說道：

今年的風怎樣？是否黃（皇）天后（後）土？弟這次不能來分潤一點，你們不要怪我吧！？¹³

雖語帶諧謔，卻也表現出幾許關懷之意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李光宇又寫了一封信給李景聃，表達極願與弟兄們一起從事發掘工作的心情：

你們的生活是多麼有意義啊！我豈有不想來的道理，但事與願違，只好把這心弦強力遏止。¹⁴

五月二十七日，第九次殷墟發掘即將結束，老二石璋如語帶談諧地寫了一封信給李光宇：

侯家莊工作行將結束……不久的將來小萬柳堂內，便要添一位瘦子，你猜是不是老大？許多要說的話，等一會兒，煩那麼一個人帶到上海當面交待吧！哈……。¹⁵

¹²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5，〈劉燿函李光宇〉（1934.1.31）。

¹³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40，〈李光宇函李景聃〉（1934.3.19）。

¹⁴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75，〈李光宇函李景聃〉（1934.5.9）。

¹⁵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90，〈石璋如函李光宇〉（1934.5.27）。

李光宇便回信道：

老二說，不久的將來，小萬柳堂將添一位瘦子，此公是老四還是老二？我得了你的信，真是高興，可是不知道是那一位，又使我悶在葫蘆中，望速函示！若真是二哥要來的說，對不起，這書我就不寄來，先揩一回油再說。¹⁶

不過，事實上石先生原來信裡所指的是老大李景聃，將要由工作地調回史語所一事（當時史語所所址在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及北平北海靜心齋），而李景聃當然不是一位「瘦子」而是個胖老大，可見石先生說的完全是玩笑話，雖然李光宇誤以為要回所的是老四劉燿或老二石璋如，但也由他們魚雁往返間的輕鬆對話顯露出彼此間非淺的交情。

十月，開始了第十次殷墟發掘，此時李景聃已回上海，正在進行發掘的劉燿及石璋如合寫一封信給他，前半段劉燿寫了侯家莊工作發現：

現在可以將我們所發見的三個半大墓說個大概！……不過先後迭次的盜掘，是我們的一個最大缺憾！『不怕』！！殘餘的清理也足以使我們過癮了！老三是不是看過這些也癢癢的？老大呢？（圖三.1）

後半段石璋如寫道：

這一季可以說為殷虛發掘以來未有之盛事……這次得梁先生的實地指導真是快樂無窮，你想想，遺址有那樣蘊含豐富的同樂寨，墓葬有那樣雄壯的大墓，導師有那樣科學那樣精細的攷古專家梁先生，工作站去工作地又那樣的近，真可以說「四美備」了。

機會是擺在這裡了，學攷古要不趁著這絕好的機會來親自作上一翻，真是有點可惜。我們大家想著這種機會真是不可多得，希望大哥趁著這種機會，再增加攷古的經驗，我們既是拿定主意踏上攷古的道路，學術上應受的苦痛，我們是不怕的，因為以後的安慰和快樂比暫時的痛苦大的多多！（圖三.2）¹⁷

此封信可以說是充分展現對於考古工作之熱愛及決心，也充滿了互相勉勵之情。

¹⁶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4-92，〈李光宇函李景聃、石璋如〉（1934.6.2）。

¹⁷ 《史語所檔案》考 4-5-38，〈劉燿、石璋如函李景聃〉（1934.10.30），此函所稱「梁先生」應即是梁思永先生。

三
壬午年十月廿二日

純一兄：

本來不想告訴你們，可是不告訴你又怕你們說
我們对不起朋友，想來想去還是不好留你好些！
這季的工作本來先在小屯後園開工，後來因為工
人的進退，使我們不能放棄河北，所以才跑到侯
莊開工了！現在可以將我們所發見的三個大
墓說個大概：第壹墓見的一個要葬具是最大了，
我們所見到的都沒有它大，形制是這樣：。
後園的一個棺槨直視比不起！老二的一個也葬具是不
小，大約是十六七公尺的樣子！老四的一個也不算
小大約還可以和第壹墓比一下，形制更特殊，以老四
與第壹墓大的目次這樣：。現在還有一個沒有開
口的是第壹墓見着的一個，只看第壹墓也足以使我們
驚駭！現在是已經發見了！第壹墓想亦大有可
觀，不過你先前定下的盜掘，是我們的一個最大
缺憾！不怕，殘餘的清理也足以使我們滿意？
老二是正不是正看這這也三樣子的，老大呢？

圖三.1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日，劉耀、石璋如致李景琳函，見《史語所檔案》考4-5-38（傅圖館藏）

昨天你的那封信，几个大抵今天又找到一些歌。老回互前向已说过了。
了。我言里不少多提。今天早先主到同书室（每月）开工一下。现在有人人的音视，铜三时
代的屋脊里，同时代的是山都有新的花枝，走一千里路没有股量都从以来未来有之
既事。去此音现更将来的希望。事是不表，走次用果先走的意地描画手真是
很身要安舒。你热地。这地有那样没有些富的同书室是书新在那样欲忙的大
二。西音所有那样科不那样精细的致无身必果先走。工作就去五位地又那表的
近。真一意四美備了。

机会是摆在面前的，不致在电报不送之前，错过的机会来视，自作
上一步，真是有点可惜。我们大家所抱着的这种机会真是不可以多得。不

说王平同志是这种机会，再增加我们的经验，我们既是信任是毛主席道路上相互的
 的道路，王平同志是党的老前辈，我们是不怕的，因为王平同志是党的老前辈，
 多。多。多。

[illegible]

小毛的许多问题，真正都是毛主席的那一批新料，恐怕不好解决。这些问题的
大意大概可以^に请毛主席许多问题上有一定的帮助，希望你也能解决你面
对毛主席的几个问题，此话。

五學詩集同卷一

弟 瑞 麟 上 十 四 廿 日

一個還沒有見過面的七弟，在這裏吵鬧，向大兄請安！

胡居士之再遊

五、再見！再見！

一九三七年由於對日抗戰，史語所打算再次遷址，並決定同仁的家庭沒淪陷的，就先回家，家庭淪陷的，可以跟著所走，於是「十弟兄」各分東西。老大李景聃、老二石璋如、老四劉耀、老五尹煥章、老六祁延霈、老八王湘等六人暫時離開史語所，其餘四人繼續留下，臨行前這十弟兄並舉杯餞別。¹⁸也顯示了當年十位青年工作伙伴是相當珍惜彼此之間的兄弟之情。

雖然在史語所遷至昆明時，老大李景聃及老二石璋如再度歸隊，十弟兄重聚了六位，然而在隨史語所遷臺時，也僅剩石璋如、李光宇、高去尋、潘愨四位。多年以後，十弟兄仍然分散各地，也逐漸告別人世，不過，他們對於考古事業的貢獻，不僅令人推崇並給予高度的敬意，其努力創造了殷墟發掘，更為講求科學的年代，添增了一份感性的色彩。而有幸地，我們仍可由所方留下的工作檔案中再見他們當年奮鬥的精神，並為有著共同努力目標而結合的「十弟兄」找到了走過的足跡。

¹⁸ 參見石璋如口述，陳存恭等訪問，任育德紀錄，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，頁188-190。